周書/卷19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列傳第十

周書
卷十九列傳第十一
唐 令狐德棻

列傳第十二

達奚武 子震 侯莫陳順 豆盧寧 宇文貴 楊忠 王雄

達奚武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魏懷荒鎮將。父長，汧城鎮將。

武少倜儻，好馳射，為賀拔岳所知。岳征關右，引為別將，武遂委心事之。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岳屍歸平涼，同翊戴太祖。從平悅，除中散大夫、都督，封須昌縣伯，邑三百戶。魏孝武入關，授直寢，轉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大統初，出為東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爵為公。

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太祖欲并兵擊竇泰，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太祖意同，遂擒之。齊神武乃退。太祖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動靜，武與其候騎遇，即便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除大都督，進爵高陽郡公，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四年，太祖援洛陽，武率騎一千為前鋒。至穀城，[1]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進至河橋，武又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北雍州刺史。[2]復戰邙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至陜。武率兵禦之，乃退。久之，進位大將軍。

十七年，詔武率兵三萬，經畧漢川。梁將楊賢以武興降，梁深以白馬降，武分兵守其城。梁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武圍之數旬，循乃請服，武為解圍。會梁武陵王蕭紀遣其將楊乾運等將兵萬餘人救循，循於是更據城不出。恐援軍之至，表裏受敵，乃簡精騎三千，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武乃陳蜀軍俘級於城下。循知援軍被破，乃降，率所部男女三萬口入朝，自劍以北悉平。明年，武振旅還京師。朝議初欲以武為柱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以大將軍出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城三防。齊將高苟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眾。

孝閔帝踐阼，拜柱國、大司寇。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邑萬戶。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以萬騎禦之，敦退。武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3]

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隨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為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為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事，豈可將數營士眾，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

武賤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恆晝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世，出入儀衛，須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吾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

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勑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

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眾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奧。」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曰：「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　　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峯。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于懷。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

武性貪悋，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以武勳，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五年十月，薨，年六十七。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

子震

震字猛畧。少驍勇，便騎射，走及奔馬，膂力過人。大統初，起家員外散騎常侍。太祖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賜武雜綵一百段。[4]十六年，封昌邑縣公，一千戶。[5]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世宗初，拜儀同、〔司〕右中大夫，[6]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普寧縣公。武〈（平）〉〔成〕初，[7]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生自膏腴，少習武藝，然導民訓俗，頗有治方。秩滿還朝，為百姓所戀。

保定四年，大軍東討，諸將皆奔退，震與敵交戰，軍遂獨全。天和元年，進位大將軍，率眾征稽胡，破之。六年，拜柱國。建德初，襲爵鄭國公，[8]出為金州總管、十一州九防諸軍事、金州刺史。四年，從高祖東伐，為前三軍總管。五年，又從東伐，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攻克義寧、烏蘇二鎮，破幷州。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及珍玩等，拜大宗伯。震父嘗為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為原州總管、三州二鎮諸軍事、原州刺史。尋罷歸。隋開皇初，薨於家。

震弟慧，車騎將軍、渭南縣子。大象末，為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尋敗，被誅。

侯莫陳順

侯莫陳順，太保、梁國公崇之兄也。少豪俠，有志度。初事爾朱榮為統軍，後從賀拔勝鎮井陘。武泰初，討葛榮，平邢杲，征韓婁，皆有功。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又從破元顥，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普泰元年，除持節、征西將軍，封木門縣子，邑三百戶。尋加散騎常侍、千牛備身、衞將軍、閤內大都督。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同里閈，素相友善，且其弟崇先在關中，太祖見之甚歡。乃進爵彭城郡公，邑一千戶。

大統元年，拜衞尉卿，授儀同三司。及梁企定圍逼河州，以順為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即行河州事。後從太祖破沙苑，以功增邑千戶。

四年，魏文帝東討，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賊不敢出。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

南岐州氐苻安壽自號太白王，攻破武都，州郡騷動。復以順為大都督，往討之。而賊屯兵要險，軍不得進。順乃設反間，離其腹心；立信賞，誘其徒屬。安壽知勢窮迫，遂率部落一千家，赴軍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封順河間郡公。明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安平郡公。[9]十六年，拜大將軍，出為荊州總管、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

豆盧寧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10]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焉。父長，[11]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初，以寧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12]涪陵郡公。

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容儀，善騎射。永安中，以別將隨爾朱天光入關，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醜奴功，賜爵靈壽縣男。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後，侯莫陳悅反，太祖討悅，寧與李弼率眾歸太祖。

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陽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元年，除前將軍，進爵為侯，增

邑三百戶。遷顯州刺史、顯州大中正。尋拜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武衞大將軍，[13]兼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拜北華州刺史，在州未幾，以廉平著稱。加散騎常侍。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企定反，以寧為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太祖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邙山，遷左衞將軍，[14]進爵范陽郡公，增邑四百戶。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忽）〉〔忽〕及鄭五醜等反叛，[15]寧率眾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尚書右僕射。梁將王琳遣其將侯方兒、[16]潘純陁寇江陵，寧與蔡祐、鄭永等討之，方兒等遁走。三年，武興氐及固〈（查）〉〔道〕氐魏大王等，[17]相應反叛，寧復討平之。孝閔帝踐阼，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出為同州刺史。復督諸軍討稽胡郝阿保、劉桑德等，破之。軍還，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鹽亭縣一千戶，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輿疾從軍。五年，薨於同州，時年六十六。[18]贈太保、同廓等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昭。

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為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為世子。世以此稱之。及寧薨，勣襲爵，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利州總管。讚以寧勳，建德初，賜爵華陽縣侯。[19]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

永恩少有識度，為時輩所稱。初隨寧事侯莫陳悅，後與寧俱歸太祖，授殄寇將軍。以迎魏孝武功，封新興縣伯，邑五百戶。屢逢征討，皆有功，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大統八年，除直寢、右親信都督，尋轉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出為成州刺史。[20]魏恭帝元年，進爵龍〈（來）〉〔支〕縣侯。[21]三年，大將軍、安政公史寧隨突厥可汗入吐谷渾，令永恩率騎五千鎮河、鄯二州，以為邊防。孝閔帝踐祚，授鄯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增邑一千戶。尋轉隴右總管府長史。武成元年，遷都督利沙文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時文州蠻叛，永恩率兵擊破之。保定元年，入為司會中大夫。二年，復出為隴右總管府長史。[22]寧以佐命元勳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又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23]尋卒官，年四十八。[24]贈少保、幽冀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曰敬。子通嗣。

宇文貴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25]何能如先生為博士也！」正光末，破六汗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嬰城固守，以貴為統軍救之。[26]前後數十戰，軍中咸服其勇。後送子雍還，賊帥叱干麒麟、薛崇禮等處處屯聚，出兵邀截，貴每奮擊，輒破之。除武騎常侍。又從子雍討葛榮，軍敗奔鄴，為榮所圍。賊屢來攻，貴每縋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然兇徒寔繁，圍久不解。貴乃於地道潛出，北見爾朱榮，陳賊兵勢，榮深納之。因從榮擒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爾朱榮焚河橋，力戰有功。加征虜將軍，封革融縣侯，邑一千戶。除郢州刺史，入為武衞將軍、〈（關）〉〔閤〕內大都督。[27]

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大統初，遷右衞將軍。貴善騎射，有將率才。太祖又以宗室，甚親委之。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與獨孤信入洛陽。

東魏潁州〈（刺）〉〔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28]東魏遣其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眾二萬攻潁。[29]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已度馬橋，去潁川三十里，[30]東魏行臺任祥又率眾四萬餘，與雄合。諸將咸以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兵機倚伏，固不可以常理論。古人能以寡制眾者，皆由預覩成敗，決必然之策耳。吾雖闇於成事，然謂進與賀若合勢，為計之上者。請為諸軍說之。堯雄等必以為潁川孤危，勢非其敵，又謂吾寡弱獨進，若悉力以攻潁，必指掌可破。既陷潁川，便與任祥軍合，同惡相濟，為害更甚。吾今屯兵陽翟，便是入其數內。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為。進據潁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出其不意，進則狐疑，退則不可。然後與諸軍盡力擊之，何往不克。願勿疑也。」遂入潁川。雄等稍前，貴率千人背城為陳，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鬬。士眾用命。雄大敗輕走，趙育於陳降，獲其輜重，俘萬餘人，盡放令還。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尋而儀同怡峯率騎五百赴貴，貴乘勝逼祥。祥退保宛陵，追及之。會日暝，結陳相持。明旦合戰，俘斬甚多。祥軍既敗，是云寶亦降。

師還。魏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即以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夏岐二州刺史。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

宕昌王梁彌定為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傍乞鐵忽因梁企定反後，據有渠株川，[31]擁種類數千家，與渭州民鄭五醜扇惑諸羌同反，憑險置柵者十餘所。太祖令貴與豆盧寧、史寧討之。貴等擒斬鐵忽及五醜。史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美其功，遂於粟坂立碑，以紀其績。

魏廢帝初，出為岐州刺史。二年，授大都督、興西蓋等六州諸軍事、[32]興州刺史。先是興州氐反，自貴至州，人情稍定。貴表請於梁州置屯田，數州豐足。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賜反於鹽亭，[33]與其黨帛玉成、寇食堂、譙淹、蒲皓、馬術等攻圍隆州。州人李祐亦聚眾反，開府張遁舉兵應之。[34]貴乃命開府叱奴興救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祐及遁。勢蹙遂降，執送京師。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就加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為遊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

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35]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戶。舊爵廻封一子。遷大司空，[36]治小冢宰，歷大司徒，遷太保。

貴好音樂，耽弈碁，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保定之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謚曰穆。

子善嗣。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柱國、洛州刺史。以罪免，尋復本官，除大宗伯。大象末，進位上柱國。善弟忻，少以父軍功賜爵化政郡公。[37]驍勇絕倫，有將帥才畧。大象末，位至上柱國，進封英國公。忻弟愷，少好學，頗解屬文，雜藝多通，尤精巧思。亦以父軍功賜爵雙泉縣伯。尋襲祖爵安平郡公。起家右侍上士，稍遷御正中大夫。保定中，位至上開府。[38]

是云寶、趙育既至，初並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寶後累遷至大將軍、都督涼甘瓜州諸軍、涼州刺史，賜爵洞城郡公。世宗時，吐谷渾侵逼涼州，寶與戰不利，遂歿於陣。

楊忠

楊忠，弘農華陰人也。小名奴奴。高祖元壽，魏初，為武川鎮司馬，因家於神武樹頹焉。[39]祖烈，龍驤將軍、太原郡守。[40]父禎，以軍功除建遠將軍。[41]屬魏末喪亂，避地中山，結義徒以討鮮于脩禮，遂死之。保定中，以忠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興

城郡公。

忠美髭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沉深，有將帥之畧。年十八，客遊泰山。會梁兵攻郡，陷之，遂被執至江左。在梁五年，從北海王顥入洛，除直閤將軍。顥敗，爾朱度律召為帳下統軍。及爾朱兆以輕騎自幷州入洛陽，忠時預焉。賜爵昌縣伯，拜都督，又別封小黃縣伯。從獨孤信破梁下溠戍，平南陽，並有功。

及齊神武舉兵內侮，忠時隨信在洛，遂從魏孝武西遷，進爵為侯。仍從平潼關，破回洛城。除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獨孤信討之，纂戰敗退走。信令忠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為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與洛兒、長生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衞百餘人莫之敢禦，斬纂以狥，城中懾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信奔梁。梁武帝深奇之，以為〈（大）〉〔文〕德主帥、[42]關外侯。

大統三年，與信俱歸闕。太祖召居帳下。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為「揜于」，因以字之。從擒竇泰，破沙苑。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城縣公。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遂不敢進。以功除左光祿大夫、雲州刺史，兼大都督。又與李遠破黑水稽胡，并與怡峯解玉壁圍，轉洛州刺史。邙山之戰，先登陷陳。除大都督，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追封母蓋氏為北海郡君。尋除都督朔燕顯蔚四州諸軍事、朔州刺史，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東魏圍潁川，蠻帥〈（日）〉〔田〕柱清據險為亂，[43]忠率兵討平之。

時侯景渡江，梁武喪敗，其西義陽郡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44]朝廷因之，將經畧漢、沔，乃授忠都督三荊二襄二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郢淅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以伯符為鄉導，攻梁齊興郡及昌州，皆克之。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而尚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45]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望之，以為三萬也，懼而服焉。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兵騎一萬寇襄陽。[46]初，梁竟陵郡守孫暠以其郡來附，太祖命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仲禮至，暠乃執貴以降。仲禮又進遣其將王叔孫與暠同守。太祖怒，乃令忠帥眾南伐。攻梁隨郡，克之，獲其守將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忠乃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

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淙頭。[47]忠親自陷陳，擒仲禮，悉俘其眾。馬岫以安陸降，王叔孫斬孫暠，以竟陵降，皆如忠所策。梁元帝遣使送子方略為質，并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為限，梁以安陸為界。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

十七年，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綸。綸北度，與其前西陵郡守羊思達[48]要隨、陸土豪段珍寶、夏侯珍洽，合謀送質於齊，欲來寇掠。汝南城主李素，[49]綸故吏也，開門納焉。梁元帝密報太祖，太祖乃遣忠督眾討之。詰旦陵城，日昃而尅。擒蕭綸，數其罪而殺之；并獲其安樂侯昉，亦殺之。初，忠之擒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師，乃譖忠於太祖，言其在軍大取金寶珍玩等。太祖欲覆按之，惜其功高，乃出忠。忠忿恚，悔不殺仲禮。故至此獲綸等，竝加戮焉。忠間歲再舉，盡定漢東之地。寬以御眾，甚得新附之心。

魏恭帝初，賜姓普六如氏，[50]行同州事。及于謹伐江陵，忠為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及江陵平，朝廷立蕭詧為梁〈（王）〉〔主〕，[51]令忠鎮穰城以為掎角之勢。別討沔曲諸蠻，皆克之。

孝閔帝踐阼，入為小宗伯。齊人寇東境，忠出鎮蒲坂。及司馬消難請降，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兼馬一疋，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北〕豫州三十里，[52]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趨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53]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眾來追，至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當吾鋒。」齊兵陽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武歎曰：「達奚武自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隨國公，邑萬戶，別食竟陵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尋治御正中大夫。

保定二年，遷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氏地半天下，國富兵強。若從漠北入幷州，極為險阻，且大將斛律明月未易可當。今欲探其巢窟，非十萬不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眾，萬騎足矣。明月豎子，亦何能為。」三年，乃以忠為元帥，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爾朱敏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延等十餘人皆隸焉。[54]又令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而進，期會晉陽。忠乃留敏據什賁，遊兵河上。忠出武川，

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卷二十餘鎮。齊人守陘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又留楊纂屯靈丘為後拒。突厥木汗可汗控〈（也）〉〔地〕頭可汗、[55]步〈（雖）〉〔離〕可汗等，[56]以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朔，攻晉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銳，鼓噪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眾皆失色。忠令其眾曰：「事勢在天，無以眾寡為意。」乃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欒）〉〔平〕城七百餘里，[57]人畜無子遺，俘斬甚眾。高祖遣使迎勞忠於夏州。及至京師，厚加宴賜。高祖將以忠為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己，難之，乃拜總管涇〈（幽）〉〔豳〕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史。[58]

是歲，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忠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軍糧既少，諸將憂之，而計無所出。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諸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至。忠陽怪而問之。傑曰：「大冢宰已平洛陽，天子聞銀、夏之間生胡擾動，故使傑就公討之。」又令突厥使者馳至而告曰：「可汗更入幷州，留兵馬十餘萬在長城下，故遣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公破之。」坐者皆懼，忠慰喻而遣之。於是諸胡相率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先退，忠亦罷兵還鎮。又以政績可稱，詔賜錢三十萬、布五百疋、穀二千斛。

天和三年，以疾還京。高祖及晉公護屢臨視焉。尋薨，年六十二，贈太保、同朔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謚曰桓。子堅嗣。

弟整，[59]建德中，開府、陳留郡公，從高祖平齊，歿於幷州。以整死王事，詔其子智積襲其官爵。整弟〈（惠）〉〔慧〕，[60]大象末，大宗伯、竟陵縣公。〈（惠）〉〔慧〕弟嵩，以忠勳，賜爵興城郡公，早卒。嵩弟達，亦以忠勳，爵周郡公。[61]

王雄

王雄字胡布頭，[62]太原人也。父崙以雄〈（傑）〉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63]少傅、安康郡公。

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畧。永安末，從賀拔岳入關，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孝武西遷，授都督，封臨貞縣伯，[64]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為公，增邑二百戶。拜武衞將軍，加驃騎將軍，增邑八百戶，進大都督。尋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遷開府儀同

三司，加侍中，出為岐州刺史。進爵武威郡公，進位大將軍，行同州事。十七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地為東梁州。[65]尋而復叛，又令雄討之。魏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66]孝閔帝踐阼，授少傅，增邑二千戶，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尋出為涇州總管諸軍事、涇州刺史。

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雄在塗遇病，乃自力而進。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按矟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得，但任爾見天子。」[67]明月乃射雄，中額，[68]抱馬退走，至營而薨。時年五十八。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嗣，自有傳。

史評

史臣曰：太祖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迹平涼，撫征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筭於廟謨，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等竝兼資勇畧，〈（感）〉〔咸〕會風雲。[69]或効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慼，同濟艱難。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協規太祖，得儁小〈（間）〉〔關〕，[70]周瑜赤壁之謀，賈詡烏巢之策，何能以尚。一言興邦，斯近之矣。

↑ 至穀城　宋本、南本、汲本、局本「成」都作「城」。張元濟以為「成」字非，云：「見李弼傳〈卷一五〉。」按當時地名「城」字常寫作「成」，非必訛字。但這裏他本都作「城」，自以作「城」為是，今逕改。

↑ 出為北雍州刺史　北史卷六五達奚武傳無「北」字。

↑ 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以萬騎禦之敦退武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　北齊書卷一七斛律金傳「字阿六敦」，北史卷五四斛律金傳云「本名敦」，「敦」是省稱，也即其漢名。但其事不見金傳，唯附子光傳稱齊天保十年〈即周武成元年，公元五五九年〉二月「率騎一萬，討周開府曹廻公，斬之，栢谷城主儀同薛禹生棄城奔遁」，時間正相合。這裏以為斛律金事，恐是記載有誤。「薛羽生」作「薛禹生」，北齊記載得之耳聞，疑作「羽」是。「栢壁城」北齊書作「栢谷城」。按元和郡縣志卷一四絳州正平縣條云：「柏壁在縣西南二十里。」北齊書卷一六段榮附子韶傳載韶語云：「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則柏壁、栢谷城同是汾絳間的要塞，當是一城。武

成元年〈五五九年〉守將薛羽生雖然「棄城奔遁」，但齊也未能久據此險，所以在齊武平二年〈即周天和六年，公元五七二年〉，段韶重又攻取此城。

↑ 賜武雜綵一百段　冊府卷八四五〈一００三二頁〉「武」作「震」。

↑ 封昌邑縣公一千戶　北史卷六五達奚武附子震傳「昌邑」作「魏昌」。按魏書地形志無昌邑縣。疑本作「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脫「魏」字，又「邑」字誤移在「昌」字下。然太平寰宇記一四濟州金鄉縣有昌邑故城云「漢為縣，高齊天保七年省廢」，又似魏有此縣，今不改。

↑ 拜儀同〔司〕右中大夫　張森楷云：「此官罕見，疑有挩衍誤字。」按北史本傳作「司右中大夫」，此官見通典卷三九後周官品正五命。這裏脫「司」字。今據補。

↑ 武〈（平）〉〔成〕初　張森楷云：「『平』當作『成』，武平是齊後主年號，周但有武成。」按張說是，今據改。

↑ 建德初襲爵鄭國公　按卷五武帝紀上天和六年〈五七一年〉見「鄭國公達奚震」。「建德初」當作「天和末」。

↑ 明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安平郡公　按上文敘渭橋之戰和南岐州氐苻安壽事都在大統四年〈五三八年〉，則明年是五年。北史卷六０侯莫陳崇附兄順傳作「六年」，不知孰是。又北史「安平」作「平原」。卷三閔帝紀元年四月見「少師平原公侯莫陳順」，卷一六傳末載十二大將軍也稱侯莫陳順為平原郡公。疑作「平原」是。

↑ 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　張森楷云：「『燕』下當有某官，挩去。以『皇始』是魏年，燕無之，不得云『以燕皇始初』也。」按「燕」也可能是衍文。

↑ 父長　北史卷六八豆盧寧傳「長」作「萇」。文苑英華卷九二五庾信豆盧永恩神道碑作「長」。

↑ 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　文苑英華卷九一九庾信慕容寧〈即豆盧寧〉神道碑「少保」作「少師」。

↑ 除武衞大將軍　北史本傳無「武」字。

↑ 遷左衞將軍　英華慕容寧神道碑「左」作「右」。

↑ 羌帥傍乞鐵〈（忽）〉〔忽〕　卷三三趙剛傳宋本作「鐵忩」，卷四九異域宕昌羌傳宋本作「鐵葱」，殿本都作「鐵忽」。北史本傳作「鐵公」，卷六〇宇文貴傳作「鐵忽」。冊府卷二九一〈三四二五頁〉作「鐵忩」，通鑑卷一六三〈五〇三六頁〉作「鐵悤」。按北史本傳「公」字是「忩」之訛。「忩」「忽」「悤」音同。「忽」是「忽」之訛，今據改。以後逕改，不別出校記。

↑ 侯方兒　英華慕容寧碑「兒」作「仁」。按「仁」和「兒」北人讀音同。正如爾朱兆字「萬仁」，本書文帝紀作「爾朱吐萬兒」。參卷一校記第一九條。

↑ 固〈（查）〉〔道〕氐魏大王　張森楷云：「異域傳〈卷四九〉作『固道氐魏天王』，是也。此疑誤刻。」按固道是南岐州所屬廢郡名〈見魏書卷一〇六地形志下、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河池郡梁泉縣條〉，張說是，今據改。「大」「天」不知孰是。

↑ 時年六十六　英華慕容公碑作「春秋六十有二」。

↑ 賜爵華陽縣侯　北史卷六八豆盧寧傳附子讚「華陽」作「華陰」。

↑ 二年出為成州刺史　文苑英華卷九二五庾信豆盧永恩碑事在「三年」。

↑ 進爵龍〈（來）〉〔支〕縣侯　英華豆盧永恩碑「龍來」作「龍支」。按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枹罕郡屬縣有龍支，云：「後魏曰北金城，西魏改焉。」「龍來」，無此縣名，今據改。

↑ 二年復出為隴右總管府長史　英華豆盧永恩碑事在「三年」。

↑ 又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英華豆盧永恩碑作「四千七百戶」。

↑ 年四十八　英華豆盧永恩碑作「春秋五十八」。按豆盧寧卒於保定五年〈五六五年〉，年六十六或六十二。豆盧恩卒於保定二〈五六二年〉或三年，年四十八，則弟兄年齡相

距十餘歲。傳稱恩隨寧同事侯莫陳悅，似年歲相差不多，疑碑作「五十八」是。

↑ 男兒當提劍汗馬　「汗」原作「汙」。諸本和北史卷六０宇文貴傳都作「汗」，是。今逕改。

↑ 刺史源子雍嬰城固守以貴為統軍救之　北史卷六０宇文貴傳、冊府卷三九五〈四六九三頁〉無「救之」二字。按「救之」二字文義不順，似乎另外有人委他為統軍去救源子雍。卻又並無主名。冊府此條雖有訛字，也有刪節，但下文「前後數十戰」等語是北史本傳所沒有的，知採自周書，卻同北史無「救之」二字。疑原文本無此二字。

↑ 〈（關）〉〔閤〕內大都督　按「關」為「閤」之訛，見卷一五校記第二八條。

↑ 東魏潁州〈（刺）〉〔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　汲本、局本作「潁川刺史」，冊府卷四一九〈四九九六頁〉作「潁川長史」。按當作「長史」，見卷二校記第一一條。今據改。

↑ 率眾二萬攻潁　北史本傳、冊府卷四一九〈四九九六頁〉「潁」下有「川」字。疑此脫去。

↑ 去潁川三十里　北史本傳「三」作「四」。

↑ 據有渠株川　卷四九宕昌羌傳「株」作「林」。

↑ 授大都督興西蓋等六州諸軍事　按「西蓋州」不見紀載。卷二文帝紀下魏廢帝三年正月曾改「西益為利州」，州和興州相鄰，「西蓋」當是「西益」之訛。宇文貴都督此州在魏廢帝二年，明年就改為利州了。

↑ 李光賜　北史本傳「賜」作「易」，冊府卷四二三〈五０三五頁〉作「昜」，此條冊府採自北史，「昜」乃「易」之訛，仍是周書和北史之異。

↑ 州人李祐亦聚眾反開府張遁舉兵應之　北史本傳「祐」作「拓」，「遁」作「道」，冊府卷四二三〈五０三五頁〉宇文貴為大將軍條採自北史，而「拓」又作「柘」〈「遁」作「道」同〉。「拓」「祐」、「遁」「道」未知孰是。參卷三六校記第三四條。

↑ 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三強獨樂文帝廟碑云：「今從柱國大將軍、大都督、甘州諸軍事、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邊戍岷蜀，因防武康。」按本傳前云「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碑立於閔帝即位之初，必是已改督或加督甘州，所以傳於這條後說「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宇文貴正是以都督甘州諸軍事的身份從事這次戰役。傳失載都督甘州諸軍事。

↑ 遷大司空　張森楷云：「此遷不見於紀。保定四年〈卷五武帝紀上〉但云許國公宇文貴為大司徒，不云自大司空遷。」按傳繫此遷於武成初貴與賀蘭祥攻吐谷渾之後。考武成元年〈五五九年〉三月「討吐谷渾」，五月宇文邕〈即武帝〉為大司空，次年四月，邕即位。保定元年〈五六一年〉三月尉遲綱為大司空。武成二年〈五六０年〉四月到保定元年三月，近一年間大司空缺位，如傳文不誤，則宇文貴任大司空只有在此時。

↑ 少以父軍功賜爵化政郡公　按隋書卷四０、北史卷六０宇文忻傳說忻自以守玉壁功進爵化政郡公，不是因父功賜爵，與此不同。

↑ 保定中位至上開府　按卷六武帝紀下建德四年〈五七五年〉十月始置上開府、上儀同官，宇文愷不可能於保定中已經位至上開府。隋書卷六八宇文愷傳云：「高祖〈隋文帝楊堅〉為丞相，加上開府。」楊堅為丞相，在大象二年五月宣帝死後，「保定中」當作「大象中」。

↑ 因家於神武樹頹焉　魏書卷一０六上地形志上朔州神武郡屬縣作「殊頹」。

↑ 祖烈龍驤將軍太原郡守　按隋書卷一高祖紀為太原郡守者是烈父惠嘏，烈乃平原太守。北史卷一一隋本紀上同。

↑ 父禎以軍功除建遠將軍　隋書高祖紀「建」作「寧」。北史隋本紀上同。

↑ 以為〈（大）〉〔文〕德主帥　文德是殿名。文德主帥屢見南朝史籍。「大」字誤，今改正。

↑ 蠻帥〈（日）〉〔田〕柱清　張森楷云：「『日』不見於姓氏書。蠻傳〈卷四九〉作『田杜清』是。」按「田」是蠻族大姓，作「日」誤，今據改。「杜」「柱」未知孰是。

↑ 其西義陽郡守馬伯符以下涇城降　按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漢東郡唐城縣條云：「後魏曰漵西，置義陽郡，西魏改漵西為下涇。」馬伯符以下涇城降，自即上引隋志義陽郡的太守，據隋志上不加「西」字。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淮安郡桐柏縣條云：「又梁置西義陽郡」，在今桐柏縣東，和在今棗陽、隨縣間的下涇城隔著一座桐柏山。梁時將「西」字加在另一個「義陽」頭上，即因在此義陽之西。通鑑卷一六二〈五〇三一頁〉稱「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涇城降之」，不云「西義陽」。本條「西」字疑衍。

↑ 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　御覽卷二八八〈一三三〇頁〉「樊」作「穰」。按前云楊忠「鎮穰城」，所以說「自穰城」，意謂自穰城而來。若是「樊城」則「自」字沒有道理。且樊城即在漢濱，何須自漢濱觀兵於漢濱。況樊城這時為蕭詧所據，周軍應在進軍樊城時，虛張聲勢。若已到了樊城，兵數多寡易於暴露，豈能如後文所云「易旗遞進」，使蕭詧誤以二千騎為三萬。知「樊城」應從御覽作「穰城」。北史卷一一隋本紀上亦作「樊城」，沿誤已久。今不改。

↑ 自率兵騎一萬寇襄陽　通典卷一五六兵九「兵」作「步」，較長。

↑ 遇仲禮於淙頭　卷二文帝紀下、北史卷一一隋本紀上、南史卷三八柳仲禮傳「淙」都作「淞」。參卷二校記第一八條。

↑ 西陵郡守羊思達　梁書卷五六侯景傳作「西陽太守羊思建」。

↑ 汝南城主李素　南史卷五三邵陵王倫傳作「李素孝」，這裏是雙名單稱。

↑ 賜姓普六如氏　北史隋本紀上「如」作「茹」。按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作「普陋茹」。譯音無定字。

↑ 立蕭詧為梁〈（王）〉〔主〕　「主」原作「王」。北史隋本紀上「王」作「主」。按卷二文帝紀下魏恭帝元年十一月、卷一五于謹傳、卷四八蕭詧傳都作「梁主」。蕭詧稱梁王在大統十六年〈五五〇年〉，江陵破後，即由西魏立為皇帝，作「主」是。今據改。

↑ 去〔北〕豫州三十里　北史卷一一隋本紀上和通典卷一五九兵十二「豫州」上都有「

北」字。按司馬消難是高齊的北豫州刺史。他舉州歸附，周遣兵接應，自然也到北豫州。此脫「北」字，今據補。

↑ 甲士二千人　北史隋本紀上「二」作「三」。

↑ 慕容延　北史隋本紀上「延」作「近」。

↑ 控〈（也）〉〔地〕頭可汗　宋本、汲本、局本和北史隋本紀上「也」作「地」。卷三三楊荐傳、通鑑卷一六九〈五二三七頁〉作「地頭可汗」，無「控」字。冊府卷四四七〈五三０八頁〉作「控頭可汗」，「控」下當是脫去一字。張元濟據楊荐傳，以為「也」字誤。按張說是，今據改。楊荐傳和通鑑作「地頭」，則當以「控」字為動詞。

↑ 步〈（雖）〉〔離〕可汗　北史隋本紀上、冊府卷四四七〈五三０八頁〉、通鑑卷一六九〈五二三七頁〉「雖」都作「離」。按隋書卷八四突厥傳稱佗鉢可汗「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為步離可汗，居西方」。〈北史卷九九突厥傳無「子」字〉。事在木杆死後，和這裏的步離可汗，自非一人。但也可旁證「雖」當作「離」。今據諸書改。

↑ 自晉陽至〈（欒）〉〔平〕城七百餘里　北史隋本紀上、冊府卷四四七〈五三０八頁〉「欒」作「平」。按欒城即今河北欒城縣。突厥這次是和周軍會攻晉陽，並未深入河北。冊府此條採自周書，知周書本亦作「平」，今據改。

↑ 乃拜總管涇〈（幽）〉〔豳〕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史　錢氏攷異卷三二云：「按幽州與涇絕遠，當是豳州之誤。」按錢說是，今據改。

↑ 弟整　張森楷云：「弟上當有『堅』字。緣整是堅弟，若如此文，則整似忠弟矣。」

↑ 整弟〈（惠）〉〔慧〕　隋書卷四四滕穆王讚傳云：「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北史卷七一隋宗室諸王傳同。張森楷云：「『慧』『惠』古字通用，但時觀德王雄一名惠〈見隋書卷四三觀德王雄傳及北史卷六八楊紹附子雄傳〉。混而無別，似當作『慧』為是。」按張說是，卷八靜帝紀之〈（陽）〉〔楊〕慧即其人，正作「慧」。今據改。

↑ 嵩弟達亦以忠勳爵周郡公　按當時無「周郡」。隋書卷四四衞昭王爽傳云：「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中以太祖〈楊忠〉軍功封同安郡公。」北史卷七

一隋宗室諸王傳同。這裏稱其小字〈亦是鮮卑名〉，又單稱「達」，實是一人。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同安郡懷寧縣條云：「大業三年置同安郡。」後周無此郡，疑為「周安」之訛。隋書卷二九通川郡西流縣條云：「西魏又置開州及周安、萬安、江會三郡」，周安郡至開皇初始廢。又巴東郡新浦縣條云：「後周置周安郡，開皇初郡廢。」則周有二周安郡。疑楊達封的是周安郡公，周書此條脫「安」字，北史「周」訛「同」。

↑ 字胡布頭　北史卷六〇王雄傳作「字雄胡布頭」。

↑ 父崙以雄〈（傑）〉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　張森楷云：「『傑』字不當有，北史〈本傳〉無『傑』字。」按張說是，今據刪。

↑ 封臨貞縣伯　張森楷云：「北史〈本傳〉『貞』作『真』。據地志〈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有臨真〈東夏州〉無『臨貞』，作『貞』誤，當依北史。」按北史百衲本也作「貞」。但「貞」當作「真」，張說是。

↑ 以其地為東梁州　「東」原作「果」，諸本都作「東」。周書卷二文帝紀下魏廢帝元年稱「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知「果」為「東」之訛。又當時上津實別置南洛州，紀傳皆脫。見卷二校記第一九條。

↑ 賜姓可頻氏　北齊書卷一七斛律光傳稱王雄為「可叱雄」，「叱」和「頻」不知孰是，也可能可叱頻乃三字姓，各省其一。

↑ 惜爾不殺得但任爾見天子　北史本傳作「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冊府卷四二五〈五〇五七頁〉、通鑑卷一六九〈五二四八頁〉略同北史，按「任爾見天子」句解釋不通。冊府此條採自周書，只節刪數字。疑周書本與北史同。

↑ 明月乃射雄中額　北史卷六〇王雄傳、冊府卷四二五〈五〇五七頁〉、御覽卷三一〇〈一四二五頁〉「乃」作「反」。按當時斛律光在前奔逃，背對著王雄，「反射」較長。

↑ 〈（感）〉〔咸〕會風雲　宋本「感」作「咸」。汲本、局本作「感」，注云：「一作咸。」按北史將此傳論置於卷六五達奚武等十四人傳後，「感」也作「咸」。今據改。

↑ 得儁小〈（間）〉〔關〕　北史卷六五達奚武等傳後論「小間」作「小關」。按此句

指達奚武贊同宇文泰并兵擊竇泰，於小關斬泰之事〈見本傳和卷二文帝紀〉，北史是，今據改。